

生命的呼吸

约翰·巴勒斯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生命的呼吸

约翰·巴勒斯 著

川 美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是核战争的威胁、慢性辐射的毒害、化学或生物战争、世界人口的可怕增长、全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加剧、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表层土壤和地表水的急剧丧失、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垃圾泛滥、植物和动物不断增快的灭绝速度……

在此背景下，“生态”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话题。在现

代文明世界里，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相伴的则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自我原子化、生存意义平面化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密不可分，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 and 他人。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因此，对自然的歌颂与描写、对保持我们脚下一片净土的向往与追求，已经跨越了国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

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这就要求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过渡，承认万物有其不依赖于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人类与其它生命一样，只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成员。所有物种都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身生命的完善。人类并非天生就高于其它生命。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已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呈现人与世界，与此同时，文学所要呈现的对象，则从人类社会延伸向整个世界与宇宙，文学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而是整个生态圈的利益，并从是否对这个生态整体的利益有所贡献来确立文学品质的标准。文学在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以后，文学家的使命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生态文学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

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万物关联的深刻思想，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时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生态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它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去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因此，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我们不应将它们看做游山玩水的休闲读物，而应看做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精神健康的朝圣记录。

本丛书选译的三位作家均为美国生态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收录的他们的作品多为国内首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主编 马永波

二〇一二年三月

绪 言

在我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沉思于它的本质和起源的秘密,然而,没有一点希望使我能够在这个或别的世界寻找到上帝指引的路。在这些思索里,我想我大概远远没有征服这个秘密,如同这天早晨我看到蚂蚁在花园里的一小片地方徘徊,它勤勉地探寻,却永远得不到地理学的清晰概念。然而蚂蚁显然是快乐地忙碌着,她一定了解了地球表面一小块地方的某些事情。

我度过了许多个愉快的夏日,在干草谷仓的书房里,或者在苹果树下。我探究着这些问题,尽管没有得到答案,却满足于给出自己关于隐藏它们的那个秘密的清晰见解。我在这里记录下关于这个题目的所有思考。我没打算陈述得那么连贯、清晰和明白,而是让我的思想漂浮在无边的的大海上。的确,在无边大海里,航海家的奖赏只有冒险的快乐,至于这些问题,以及所有关

于终极的问题算得了什么呢？

托马斯·布朗说,两百多年前,哲学的真理似乎是双面的,我借此认为,他意指所有伟大的问题总有一个以上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常常是矛盾的,由此真理得以揭示。在下列记录里,我注意到两种观点,或原则,为了占据我的头脑而争斗。一种观点是有生命事物的超机械、超化学特征;另一种观点是我们所说的自然法则的至上和普遍。第一种大概源于我的天生的唯心主义与文学心性;第二种源于我对自然的热爱与科学倾向。我很难把生命的推动力还原成形成和控制无生命世界的普遍物质力量的水平,也很难让理性与引入的新原理解,或者在自然过程里发现任何有外来意味的东西。正是这两种不同思想在我头脑里发挥作用,使得这本书里似乎到处是显而易见的矛盾。一种生命现象的解释散发出实验室化学过程的味道,令人感到不愉快,另一种解释散发出神学观点的味道,同样叫人不喜欢。我渴望寻找对这个地球上一切现象的自然的解释,但是“自然的”这个词对于我意味着起码的机械学和化学更多的含意。婴儿的出生、花朵的开放,是自然事件,而实验室的方法永远不能为我们解释它们中任何一个的秘密。

我不得不得出结论,我对自然及一切户外生活的热爱,尽管受到科学的熏染和激励,仍然不是纯粹对科学的热爱,而是对文学和哲学的热爱。我的想象力和彻底的人文主义受到博物学的事实和方式的吸引。在昼与夜的展示里、在我的田野与森林远足里,我发现某种东西类似诗歌和宗教(在非神学的感觉里使用后面的词,当

我们面对生与死的重大事实,仿佛显示出全部的神秘和尊敬)。自然之爱不同于科学之爱,尽管二者可能匹配。华兹华斯在自然里感觉“某种比精密的科学原理更深入地混合的东西”,几乎是这本书掌握的原始资料。对于严厉的科学家而言,这是坦率的神秘主义,而没有未知和不可知的感觉,生命将是无聊和单调的。没有美、庄严和神秘的情感,就没有艺术,没有宗教,没有文学。不运用外部某种比自然法则更高级的东西,如何从寒冷的土地获得人的智力和意识。对我来说,我满足于在元素本身上思考一些未知和无疑是不可知的倾向或力量——有种普遍的精神遍及生命物质并成为生命的理由,由此诞生整个进化的戏剧。

这非常接近目的论观点,也同样接近亨利·柏格森^①和奥利弗·洛奇爵士的观点。我们的思维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超自然力和唯心主义的窠臼,因为它们是我们生命之初已习得的。我们拥有这个世界,而它们形成我们的思想。但科学告诉我们,宇宙本质上是完善的,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依靠物质的力量,它不遵从或借用别的什么世界的力量,深处的下面还有深处。一整块物质的内部有分子,分子的内部有原子,原子的内部有电子,而电子也是物质,以四维和非物质状态存在——这就是它达到超物质的

^① 亨利·柏格森:(一八五九至一九四一)法国哲学家、作家、其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如《创造进化论》(一九〇七)和《创造思维》(一九三四年),主要论述直觉作为一种获得知识的方法的重要性及在所有生物中存在的生命冲动。他获一九二七年诺贝尔文学奖。

地方。物质能量进入生命，以及生命进入物质能量的转换，无疑发生在无形的原子和电子的内部世界。物质的电子的构造是物理学的演绎，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成为跨越我们所说的物质与精神鸿沟的桥梁。如果我们不是在生命和意识叫一声就能听见的地方，我们确乎走在彼岸的路上。这种力量向生命和精神转换的秘密似乎完全超出了头脑解决的能力。用化学和物理学的单调术语作出的解释永远不能满足思维对它的理想化描绘。

这本书的大量章节基于一个题目的变化，也就是廷德尔所称的“生命力之神秘与奇迹”，我只希望这种变化能足够有趣地调整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重复。我不比廷德尔更倾向于相信奇迹，除非我们称每一个事物为奇迹，同时，我对一切用已知的物质力量解释生物现象的不充分，印象颇为深刻。

那个名声不佳的词——唯物主义，不再是现代先验物理学到来之前的害群之马。使唯物主义精神化的人，像赫胥黎和廷德尔，已不能困扰我们。它来自新的物质观念，它站在唯心主义或神秘主义微启的大门前。在廷德尔抛出“生命力”这个词之后，在他把显著的生命现象简化为机械的吸引和排斥，详细研究了物理学，并到达其边缘之后，一个强大的秘密仍然逗留在他的前头。他承认他没有向它的答案迈出步伐，而是被迫认同各个时代的哲学家：

“我们这样

如梦般做成，我们小小的生命

是圆形的睡眠。”

目 录

生命的低语	001
生命的波浪	019
精彩世界	036
费解的难题	054
科学的生机论	079
候鸟	088
生命和精神	100
生命与科学	121
旅行的原子	143
生命秩序	161
适者到来	185
自然主义者的生命观	192

生命的低语

—

春天或夏天时，有三四次，我拿起锄头铲掉牛蒡的顶部，以使它们沿着花园或草坪边缘长出肥厚的叶子，我常自问：“这草地里是什么使牛蒡的伤口如此顽强地愈合？”我再三地将它斩首，而它很快就长出另外的头来。我们叫它牛蒡，但是什么是牛蒡呢？它为何不变成酸模，或者卷心菜？什么是那持续而不可抑制的东西，使它在夏天结束前匍匐在这儿，等着用上万只小钩子，把自己攀附在低矮的枝条或灌木梢或毛茸茸的植物表皮上，一路前行，以便自由地延伸到其它草坪和花园，乃至绿色的田野和更舒服的地方？

那是些有生命的事物，但什么是有生命的事物呢，它与那机

械的和无生命的事物有何不同？如果我用锄头打碎或捣毁这只日晷，或者弄坏这锄头本身，这些东西便停在破碎或损毁的状态了，而牛蒡却能自我修护、自我恢复，而且即使我不留意观察，季节一到，也准会秘密地结出一些刺果。

显然，有生命的事物根本不同于机械的事物。然而现代生物学告诉我，牛蒡不过是另一种机器，只是在机械和化学原理方面比我们在周围看见的所有无生命事物表现得活跃，而最基本粒子在排列组合上一个小小的差别，就可能将它转变为酸模或者卷心菜、橡树或松树、一只牛或一个人。

在这一点上，我发现牛蒡是一部机器，它借助一种外部力量自我调整——太阳的温暖作用于它，同时作用于土壤里的湿气；但是在自我修护、生长和自我再生方面，它是非机械的，当它停止蔓生之后，就永远不会再蔓生。在我抑制了它的一切遵循机械与化学原理的行为之后，我的头脑似乎发现了一些化学和机械学解释不了的东西——那些东西有助于生成它的这些力量，但却不属于这些力量。这可能仅仅是我以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方法看待事物的结果，但又不完全是我们看待事物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方法，它们怎么可能是别的东西呢？它们不可能被神化，既然我们不是神，它们也许是符合科学的。但什么是神人同形同性论以外的科学？康德说，“听起来奇异，但仍确定无疑，理解不从自然获得规律，却向自然指示规律。”这就是科学的神人同形同性论。

如果我把生命现象归因于生命力量或原则，是否比我把一座

本地的房子和一个名字给予任何其它的因果力量更不科学？诸如重力、化合力、内聚力、渗透性、电流，等等。这些术语肯定代表了自然里的特殊活动，作为我们自己头脑中的创造跟我们的其它想法一样多。

我们可以帮助自己走出困境，像海克尔^①那样，通过物质的力量命名，例如吸引铁屑的磁铁、形成爆炸的火药、驱动机车的蒸汽等等“有生命的无机物”，把它们的行为看成是“与敏感的含羞草的生命力一样，叶子受到碰触便收缩”。生命力正是我们想努力与机械力相区别的，将二者混淆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只能借助对机器形成的新观念而将一个生命体看成机器——一个完全非机械的机器，一个充满矛盾的术语。

一个人可能把锯木头的力量消耗在思考上，事实上，两种活动的投入不在同一水平。毫无疑问，只有食物消耗是二者共有的能量来源，而一种能量积聚于肌肉，另一种能量积聚于神经。当我们谈到脑力或精神力量时，跟我们谈论体力有着一样明确的概念。需要用体力去创造我们称之为精神力量的结果，尽管一个转换成另一个，可能经过怎样的智能。这种相关性法则和能量守恒定律，要求作为体力进入身体的东西必须来自某种形式的自然力——热、光、电，等等。

^① 海克尔，厄恩斯特·亨利希：（一八三四至一九一九）德国哲学家和博物学家，达尔文理论的支持者，他绘制了有关所有动物的系谱图，并提出了“个体生命不完全地重演其系统发生”的格言。

科学不能跟随力进入精神领域而与我们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它完全失去了踪迹，以至于像廷德尔、赫胥黎、斯宾塞这样的人物，都在它神秘的体系面前停住了脚步，而约翰·费斯克利用完全独立于身体之外的精神概念帮助自己走出困境，建立与它的联系就像音乐家跟他的乐器一样。这个想法对费斯克的不朽的精神证明是个关键。用一种无法解释的奥秘面对面地发现自己，确切地说，他是借助科学范围外的飞跃清理断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因为精神不可分地与物质状态捆在一起，在我看来，对于精神现象的一个更理性的解释，是物质力量的概念和我们消耗在一种精神努力或情绪经验上产生的物质，尽管某种不可知的分子活动，对于某些事物类似于通电路里的电流，穿过神经，导致我们的意识形态改变。这是对思想、意识等的机械论的解释，但是它是唯一一种解释，也是将其自身引向科学的解释。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正如不同于所有其它运动形式，诸如热、光、电一样，生命、精神、意识之间也各不相同。

当我们说到精神力量、人格力量，我们当然采用寓言谈论，因为这里提到的力量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精神体验，它将不足以推动空气中的最纤细的微尘。

没有阳光，就不能有植物或动物的生命，然而当我们用化学和物理学关于阳光的术语解释或说明一棵树的生长，我们并非一定要用这棵树如何运用自己的化学现象，利用它并得益于它，去描述我们自己的某种东西。当这个神秘的东西停止运作，或部分

地停止运作，阳光的化学作用就不再起作用，而树也就死了。

没有我们称之为光的振动，就不会有视力。但是，正如柏格森愉快地谈道，那不是使眼睛被动接受的光；而是适宜有机体内在需要的光，有机体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成分共同产生了视力。鱼不需要地下水，因此它们得不到视力。鳍、翼、下肢发育出生物体敏感的神经末梢，但是假如生物体不膨胀、鼓劲儿或产生推动力，那些功能将如何产生？

如果针对人的推动力在最初的脊椎动物中不是固有的，为什么脊椎动物系列越过鱼、爬行动物、哺乳动物，提升到人类的程度？为什么某种东西被努力推动，从比较简单的形式提升到比较复杂的形式？为什么单细胞的生命不总是保持单细胞？环境不可能无休止地作用而不使其朝着更高和更复杂的形式改变，没有某一内在的原始倾向朝着这些形式吗？如何能自然选择，或者有任何其它的选择方式对改变它们的物种起作用，即使没有什么东西用同样的方式推动和推进，寻求新的途径、新的形式，事实上，某些活跃的因素也还是会变更的。

生命通过自身死亡的跳板提升为更高层次的事物。为什么得到提升？为什么不保持原有的水平，像无机物那样，经历周期性变化而不达到更高的形式？回答也许是因为，它是生命，而不仅仅是物质和运动——它是把物质和运动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的事物。

在生命推动力的影响下，事物的古老法则——从复合物到复

合物，从固体到液体，从液体到气体，从岩石到土壤，循环总是在开始的地方结束——旧的循环秩序被打破，新的循环秩序便创立起来。无机物总是从稳定的平衡中探寻，在至关重要的环节总能找到不稳定的状态，确切地说，是永远行进在二者之间，在此过程中演变出无数的生命形式。很难想象无机自然在这种物理和化学力量的工作过程中，无需补充新的、不同的力量。

生命力是建设性的力量，它在一种与之对抗的破坏力或瓦解力的世界里运转，并取得胜利。无机物的物理和化学力量由于生命力而处于交战状态，直到生命获胜，而使它们得到利用。

机械力通过相同的循环无休止地重复或分化，寻找稳定的条件，而有生命的力量富于发明和创造，坚定地打破有机自然的宁静，对其施加影响。

外部力量可以改变机体，但却不能发展它，除非有某种东西在机体内等待发展，希望发展，姑且作如是说。土壤中的温度和湿度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沙粒和种子胚芽，胚芽变成某种别的东西，沙子还是沙子。这些动因在胚芽里释放出力量，却不能在沙粒里释放。孵化期的母鸡不把体温浪费在完全冷漠、没有生气的东西上（除非窝里有只瓷白的蛋），但那东西同样令它处于紧张和期待的状态。我们不知道在温度的影响下，鸡蛋的分子反应与卵石有何不同，但是我们知道，有机物和无机物的内部活动一定有差别。

生命将无生气的事物提升到各种美好的形式，使之在整个季